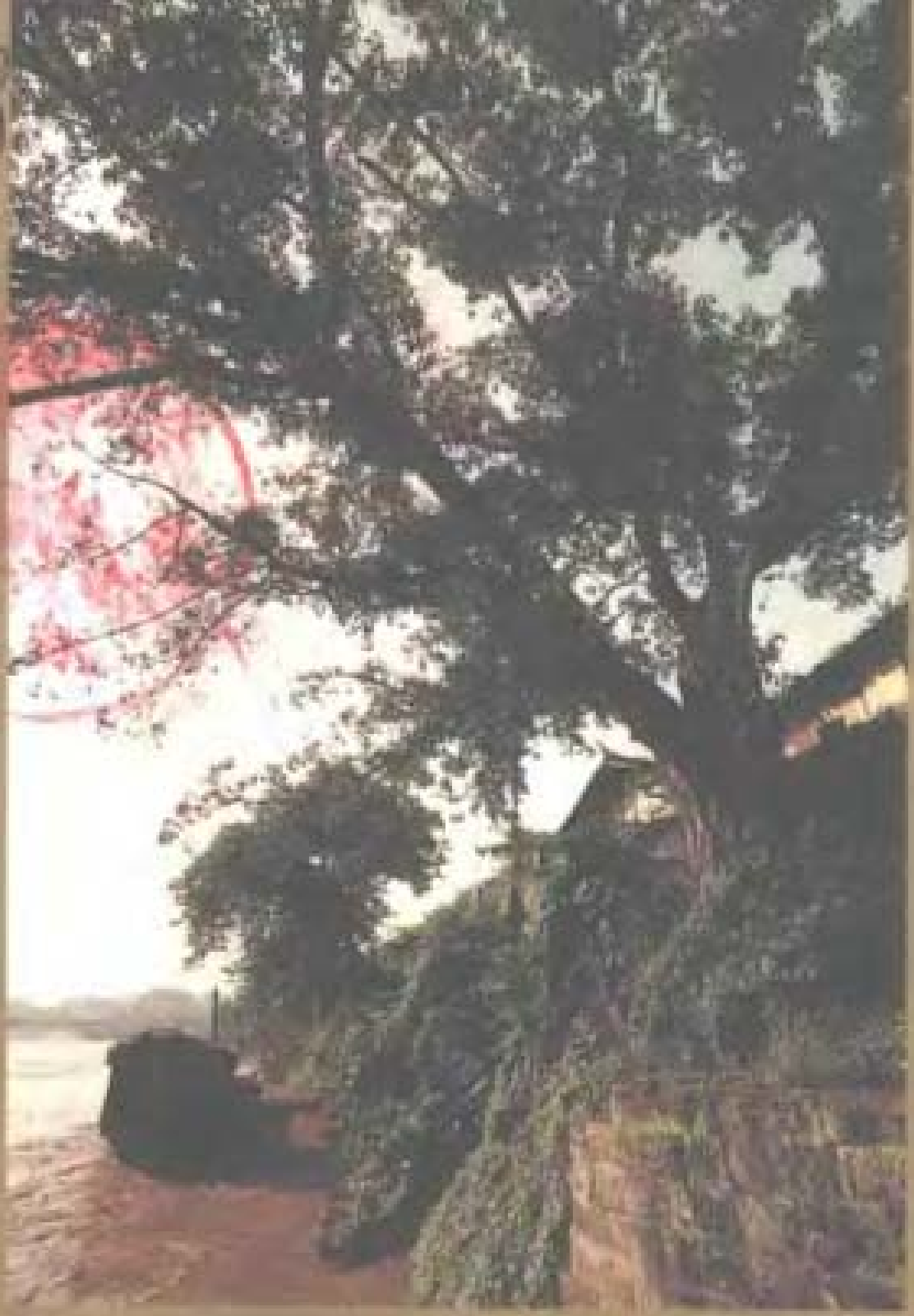


内江文史资料选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内江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

第17辑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摄影/设计：唐　杰

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
内市新(2001)字第084号

内江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七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内江市委员会
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
二〇〇〇年十二月

《内江文史资料选辑》编委会名单：

邹作圣　周昌亮　张仲荧

刘章霖　沈元加　谢　志

杨修武

内江文史资料选辑

第十七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内江市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

字数：14.6万　印数1000册

内江新华印刷厂印制

内市新〈2001〉字第084号

目　录

范长江报道红军长征纪实 …… 范长城　王进坤（1）
范长江祭 …… 严怪愚（53）
我们家与张大千世伯的友情
…… 余大韦、佘大本口述吴学中整理（61）
张大千曾做模特塑铜像 …… 汪　毅（66）
为文化交流铺路架桥的人
——世界知名学者、古希腊文学翻译家
罗念生 …… 刘斌杰（69）
黑茶山上觅忠骨
——“四八烈士”遇难现场调查纪实
…… 周怀瑾回忆毛建威整理（84）
画里乾坤清如诗——记老画家尧文藻
…… 傅以新（90）
国宝——隆昌铁陨石今昔 …… 张培宗（96）
忆《文莽》、《海燕》、《诗行列》在甜城问世
…… 舒　杰（107）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实事求是　光明磊落
——抗日军官孙占云被错杀一事得到公正结论
…… 沈元加（113）
国民党政权四川省第三选区立法委员
选举实录 …… 田光灿（121）
五十年代的资中干部作风 …… 郑先贞（132）
般若寺“其月禅室”遗址及文雪佚诗
等岩刻的新发掘 …… 何　华　罗仁忠　洪　庐（141）
隆昌宝镇山东岳庙 …… 张隐秋（146）
资威公路追述 …… 钟蒔懋　朝　俊（152）
盲人医师郭舜颜 …… 张隐秋（160）
老战士的风采
——记离休干部丁兰仙 …… 沈元加（166）

范长江报道红军长征纪实

范长城　王进坤

世界上第一位公开、如实报道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新闻记者，是当年年仅26岁的范长江。

（一）在“剿匪”中心的成都

为了研究和报道红军，他深入虎穴，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，传奇式地度过了惊心动魄的四十天。

（1）先声夺人

1935年6月3日的成都，密云不雨，战机四伏。街道上刀光剑影，军警林立。欢迎蒋介石莅蓉督剿大会正在肃杀的气氛中进行，全国的新闻媒体，都提前报道了这条重大新闻。

令人费解的是，与此同时，成都和重庆的一些报纸，却出人意外地、对一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进行了跟踪报道。

几天前——5月29日的重庆，浓雾弥漫。经由上海抵达重庆的“民主轮”上，疾步走出一位26岁左右的年轻人，他身穿一件略显陈旧的浅色西装，一手卷着风衣，一手提着装满各种文

字资料的半新旧的米黄色皮箱，他那炯炯有神的目光，显示着无穷的活力。他超越了几乎所有旅客，奋步登上了危崖上的朝天门码头——他，就是范长江。

朝天门！从江边蜿蜒而上的陡峭、凹凸不平的每一级石梯上，在他年轻的生命中，留下了永远也无法消失的痛苦与愤怒的回忆：

八年前，就读于以吴玉章为校长的“中法大学重庆分校”的范长江，在震惊全国的重庆“3、31 惨案”现场，被凶残的军警团团围困在死难者的血泊中！他含悲忍泪，潜藏在血肉模糊的被惨杀同伴尸体下面。

夜幕将临，全副武装的士兵，用刺刀挑开死难者进行反复搜索！危急中，长江急中生智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，猛然跃起，飞身跳过高高的城墙，跌落在满是荆棘的漆黑的丛林中，幸免于难！

恐怖，笼罩着山城，长江忍着伤口的剧痛，带着彷徨与仇恨，夜幕中，一步一步艰难地爬到这伸手不见五指的朝天门码头。八年啦！抚念思昔，能不感慨万千！

猛然间，报童的呼喊，打断了他苦难历程的万千思绪。

“看报，看报！看朱、毛渡过金沙江！”

“看茂县失守，看蒋委员长痛斥邓锡侯！”

“看徐向前占领北川，看官军围攻江油！”……惶惶不安的市民们，纷纷围在报童的身边，争相传递着“剿匪”的最新消息。

瞬息万变的战争形势，使长江不能多作停留，他立即赶到《大公报》重庆分销处接洽后，便匆匆落脚到大梁子青年会宿舍去了。

未及洗漱，当即找来最近几天的报纸，目睹那要闻版上一行行大字标题，更是令人触目惊心！

“朱、毛已过泸定桥！”

“杨成武率前卫团直抵天全!”

原拟由重庆去泸州的计划，看来已无任何的现实意义，环川旅行以人西康的打算，亦难以确定。

再翻开成都的《华西日报》：

“成都已建成母子碉、前进碉共数百余处，此数百余碉堡一经完成，虽三、四万之匪，亦不能攻至城垣。”

另据报道：“蒋介石调来了24军、20军和28军以保卫成都，国民党的模范师守卫着天全，把守着通往成都的山口!”

尤为各界震惊的是：“刘湘飞成都，坐镇指挥军事！蒋介石又于27日由重庆飞往成都督剿!”

蒋介石飞成都!

“快!”长江判定，瞬息之间，成都必有一场血战！他必须立即改变采访计划。

有了《大公报》在重庆分支机构支持，《大公报》又连续刊登了一系列署名长江的文章，谈古论今，旁征博引，深得全国读者的喜爱。

重庆新闻界同仁对这位出手不凡、崭露头角的“新兵”，产生了极大的热情。纷纷派出记者到长江住地进行采访。

次日，重庆《朝报》第一版立即予以报道：

“《大公报》旅行记者范希天（笔者注—范长江本名）昨来渝。”

对于“旅行记者”的含义，长江在其5月3日写于烟台的第一篇通讯中，就充分表达了他的独特见解，同时，也成了他此次旅行的行动宣言。

“记者此次国内长途旅行，目的在从各方面来表现现实的中国，现实的中国整个在变化过程中，而且正沉沦于破落与痛苦的阶段，自然我所得的印象，不会是富丽与安舒，即使有一些安乐的现象，它的背后实存在着无限的痛苦与辛酸。”文如其人！其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拳拳赤子之心，已跃然纸上。

当记者们得悉，风尘仆仆来到重庆的范长江，又将马不停蹄地赶往“剿匪”中心的成都时，这“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”举措，更加令人感佩不已！

重庆《济川公报》就在长江离渝西上成都的当天，赓即又刊登了《重庆新闻编译社》的一条消息：“《大公报》旅行记者范希天君赴蓉。”

紧接着，远在成都的《国民日报》，也预感到这位名为旅行记者的范长江，此行的目的绝非一般的旅游，他紧跟蒋介石而来，其运作与当前形势必有重大关联，当长江还在赴蓉途中，就不失时机的提前予以报道：

“《大公报》旅行记者范希天，决明（二）日晋省。”

消息传出后，社会上颇有微词。

有人认为，区区后生，无非就是一名记者，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？

有的则不以为然：此人虽是初出茅庐，但他的行踪，竟然引起新闻界的如此关注，想来必有内情。

细心的读者从消息中发现，长江要“先到川西旅行，其次是川北、再次川南、川东，务将国人对今日四川所极欲知者，作成有系统的文字，介绍到夔门以外……”

国人所极欲知者，当然指的是有关红军的生死存亡所呈现出来的中国的命运。

那时，川西：冕宁、泸定、雪山、丹巴一带，是红一方面军刚刚经过和正要经过的地方。川北：通南巴一带，徐向前、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正强渡嘉陵江，连克阆中、剑阁、包围江油、占领北川。川南：古蔺、叙永、兴文一带，是娄山关战役后，中央红军挺进过的地方。川东：黔江、石柱、酉阳、秀山、彭水一带，是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，有贺龙、任弼时指挥的第

二、六军团。

四川的东南西北全在红军的包围之中！长江公开扬言要准备行装，作环川旅行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是那家人马？这不能不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，特别是党政军特工人员的高度重视。

然而，消息接着说："天津《大公报》创办人张季鸾氏，前次来川，因行程匆匆……，故又特派该社记者范希天氏到川"。

张季鸾何许人也？有人知道，这是被蒋介石夸为"文字报国，誉满天下"的高参。又有人了解到，范长江曾经是南京中央政治学校的学生，校长正是蒋介石。凡此种种，不少人揣测，长江来历决非一般。

更有甚者，有人找来长江最近连续发表的文章进行推敲：其爱国之衷情虽未敢厚非，但出词谴字，极为偏颇！他胆敢说，"现在的中国，正沉沦于殁落与痛苦的阶段"！尤以5月21日写于杭州的通讯《高兴后的悲哀》发表后，更引起了各方的猜测与怀疑。

当看到农民大量破产、衣食无法解决时，他竟然写道："……零星的农民暴动，势将进行下去。军事力量，只能镇压农民暴动，不能根本清除农民暴动"。公开提出反对以军事力量进行镇压，这与当前对红军的军事围剿，岂非背道而驰？

当看到铁路和公路工人在目前畸形经济的演变下，眼看就要坠入失业的深渊时，他预言："……这批交通劳动者的生活感受到压迫，他们必然地不能等死，假如有所举动，它的形势就不如农民暴动那样的简单了！"

"他们必然地不能等死！"明确地表达了"哪里有压迫，哪里就有反抗"的马列主义观点，更是语惊四座，不少人为他捏了一把汗。

有人指责他的狂妄，有人暗地佩服他的胆识，有人担心他有赤色嫌疑，有人为他的前途担忧。不管你是赞成或是不赞成这些

观点，还没有达到成都的长江，已成为成都街谈巷议的重要内容之一了。

(2)“南洋绅士”的风采

汽车蜿蜒爬上了龙泉山，成都平原立即呈现在眼前。长江极目远眺，那青波万顷，日影水光，相映成金黄翠绿的原野。

然而极不协调的是，成百上千的虎视眈眈的碉堡群雄踞山头：“城上有碉，城外四处有碉，大道要地有碉，大碉统帅小碉，成都附近碉堡规模尤为巨大。如果从飞机上俯看，整个川西平原，已成为一座碉堡世界”。

想起自己曾亲历热河和长城战争，如果那时也筑起这样严密的工事，则日本人当然不能长驱直入，而我们的军队也不致于一败涂地，造成那样可耻而奇重的牺牲了，今天……

突然，一片嘈杂的呼喊声、口笛声、枪械的碰撞声，打断了长江的思绪。原来，汽车驶进了东门牛市口车站，持枪的警察，正在搜查所谓“共匪”派来的“间谍”。一位被他们认为形迹可疑的眼镜朋友立即被推进了囚车，旅客稍有微词，就可招致拳打脚踢。

风尘扑扑的长江正要下车时，两个军警挡住了车门！他从容地出示了《大公报》的记者证，夹着公文包，微微一笑，扬长向市里走去。

本来安闲的成都，由于“剿匪”军事中心的西移，更由于蒋介石的光临，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了。当天，成都各界正在召开迎接蒋介石的大会。

上午九时，蒋介石发表了莅蓉的首次公开训话。

电杆上、墙壁上、甚至在厕所附近医治梅毒的广告旁边，到处都张贴着“蒋委员长劝四川绅耆拯救民众书”。大意是要服务桑梓，协助“剿匪”。其中有这样几句：“石达开率十万之众，尚

覆灭于川中民众之手，今赤匪顺逆势殊，尤非石比……”他夸下海口，一定要在四川消灭红军！

而另一边，从少城公园开完“剿匪大会”的游行队伍过来了。他们正在散发《华西日报》的“剿匪特刊”。游行中，除士兵、学生外，颇为别致的是一股穿着长袍马褂的队伍，他们把长袍的一角斜卷在腰带上，肩上扛着梭标。据说，这是成都市民组织起来的“保卫队”，万一“共匪”攻城，将与蓉城共存亡。可怜这些被蒙蔽的善良的人们，一旦战争爆发，他们将是如何悲惨的下场，实在难以想象！

为了更多地了解“剿匪”的内部情况，长江利用私人关系，下榻到仁厚街国民党24军副官处处长李铁夫的公馆里。正拟第二天开展采访活动，夜间，突然闯进一位带着浓厚四川口音的朋友，他就是两年前、与长江在北京大学的同窗——郭祖洁。当时二人因生活所迫，曾在北大法学院合伙开了一家豆浆面包店，为大学生供应早点。由于不善经营，结果不但本钱化为乌有，连穿在身上的当家衣服也送到当铺里去了。最后，只好来个关门大吉，各奔东西！如今，二人在此相遇，更有谈不完的话题。

“老弟，你人没到，文章先到了。如今成都各界都有你不少‘神交’的朋友，他们到处在打听你的下落，要来拜访你咯”！

“哦？不会吧！”

“嗨，现在你已是名声在外，不过，”郭祖洁看了看长江那一身陈旧的而又并不合身的中山装说：“你这身打扮……，该换得朝了”！

长江回顾自身捉襟见肘的样子，也无奈地只好苦苦一笑。

“如今，你远不是我们当年卖豆浆面包时候的范长江咯！你现在是顶顶有名的《大公报》的旅行记者”！祖洁翘起大姆指：“《大公报》哟，你如此这般衣着，在上流社会中，恐怕……”

长江也有难言之隐。

交谈中，祖洁了解到：长江目前的实际身份仍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生，天津《大公报》住校的特约通讯员，每月固定稿费十五块钱，如此而已。所谓“旅行记者”，仅是他向报馆总经理兼副总编辑胡政之先生、呈交了一份中国西北考察计划，提出为《大公报》写通讯。报社认为，几个月来长江所写的稿件，深受各界欢迎，对他的写作能力，没有怀疑，于是破例地给了他一个‘旅行记者’的名义，旅行地点自行选定。但是，没有工资，不发旅差费，文章发表后，报社只付给稿费。

“这条件太苛刻了吧!”

“是啊，没有工资，不发旅费，这衣着嘛，嗨，……即使对新闻采访的视野，也是一条无形的障碍，不过，如今，既然有了‘旅行记者’的名义”，长江扫视一周，然后谨慎的：“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去研究……”

“你是说——红军?”

长江默默的点头。

“老弟，别忘了，现在是五次‘围剿’的非常时期!”

“然而，‘围剿’也正是当前全国民众最为关注、一时又无法解答的首要问题。何况《大公报》的主张是‘不党、不盲、不卖、不私’的独立自由为民喉舌的宗旨，因此，我以为，这条件即使再苛刻一些，……”

郭祖洁十分惊讶地投以钦佩的目光，紧紧握住长江的手：“好，我祝你成功！不过，风险太大……”

“是呀，吉凶难卜！就当前而言，为了信誉，我还欠《大公报》二百元用作旅费的借款、需要在稿费中扣除。”

长江拿出一张发稿记录的旧稿笺，祖洁连忙为他细细盘算：自五月二日从塘沽出发，几乎每天有一篇通讯在报上发表，如今已一月有余。这些稿费，已相当可观，还清借款，指日可待！目前，尚有六十多元的结余可以自由支配。

翌日，长江乃尽其所有，与祖洁同去成都最繁华的春熙路百货商店，购买了一套质地优良而又入时的浅灰色西装，加上一红一黑的衬花领带，还有那新近面世、具有海南绅士风度的、乳白色的‘太阳帽’，这在普通习惯于船形礼帽的人群中，算得是独树一帜。此帽既可挡点风雨，还能遮住阳光，对于流动性很大的记者来讲，更显其职业上的特点，于《大公报》旅行记者的身价也恰到好处。

紧接着，长江就在成都党政军各界及各阶层进行穿梭采访。拉开了他一心要研究和报道红军长征的序幕。

六年后，1942 年长江在香港主持的《华商报》上发表文章，对当年在成都的采访有如下回忆：

“一九三五年夏季，我正在那时‘剿匪’中心的成都。这里花园般的都市里面，几乎所有过去四川将军们所建造的皇宫般的私邸中，住满了三峡东面来的‘剿匪人物’。豪华的酒家，富贵的饭店，清幽的山林和富丽堂皇的汽车，供应着大批将军委员和他们的眷属。在‘剿匪’的名义下，无限制动员四川人民的力量。几乎所有河流、大路、村镇，都用人民的力量，筑了防‘匪’的碉堡。为了剿匪，又有地方组织的保安团；为了剿匪运输，又有‘铁肩运输队’。这些组织和设施，都是从成都某公馆中的漂亮写字台上计划出来的命令。大批的刺刀和皮鞭在各地强迫着执行”。

“不少从罗马和柏林留学回国的青年将校，他们高兴地谈着齐亚若的风采，戈贝尔的演说和戈林的空军，德国纳粹党人如何举起右手，尊重他们的领袖。他们已看到濒于绝境的红军，于是相信着法西斯在中国的前途。”

另一方面，他又看到：“地方地主和军阀之间开展着重大斗争，他们固然害怕土地革命的红军，但也怕把他们完全‘统一’到外来势力之下。所以，‘剿匪’的锣鼓打得很热闹，而真正诚

心执行剿匪政策的人实在不多。”

6月21日，蒋介石召见川中高级将领训话，长江以天津《大公报》旅行记者及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校友的双重身份，西装革履，落落大方，与那些身着高级黄呢军装、嵌有梅花领章的将军们，谈笑风生，同时步入会场。会上，他证实了一条惊人的消息，红一、四方面军，六月八日在懋功会合后，并未向四川挺进。目前、队伍已直抵陕甘边境的理番一带，且有继续北上趋势。长江决心要进入红军的计划又已落空！

(3) 找红军，深山探险

怎么办？1935年6月15日写于成都的通讯《成渝道上》，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：

“现朱毛已会合于川西北岷江上游之汶川、懋功一带，其今后之趋向，当以进图成都平原为最有利，苟能取得成都平原，则其争夺四川之第一步计划可以课为成功，既不得已而走西北，亦必进入成都平原……。”

然而，形势发展并非如长江所料，红军已愈走愈远，且沿途皆战痕累累，交通阻绝，决非一般人士可以通行。进入红军的计划又成了泡影。

机遇来了！在与成都各界人士的接触中，证实了一个消息：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与朱毛主力会师时，曾经过彭县与汶川之间的大山。长江突发奇想，能否在那里找到红军的踪迹？或者就此而进入红军？此地离成都并不太远，目前已无重兵把守。长江抱着一线希望，决心亲自去走上一遭，看个究竟。

七月的南方，已是炎热的夏天，无处不掀起令人窒息的热浪。那天，长江商人打扮，他轻袍缓带，头戴白色竹凉帽，脚蹬一双圆口布鞋，手里摇动着画有喜鹊闹梅的折扇，说是去找一个朋友。他顺手招来一辆人力车，轻身入座辞别主人后，飞快地向

着成都北大门驶去。

这是川北大道的起点。沿途所见的第一个景观，仍然是数不清的碉堡群。月前，这里还是重兵云集、工事林立。而今，红军北上后，此处已是人去楼空，只剩下七零八落的碉堡，冷清清地守候在那里，相互哀叹着自己的不幸。

到了新都，长江在《成都出发之前》中有如下记载：

“成都中上层的人，没有不知道‘新都’的。因为新都有一个有名的‘桂湖’，这里是夏季最好消暑的地方。湖虽然不及扬州瘦西湖之一半，而却浓阴盖道，曲港含情，小桥桂径，画榭波栏……。成都的男女青年学生谈恋爱者，少不了要到桂湖来游游，而《桂湖之夜》这一类的新诗和小品，又正是热恋的情人们回到成都以后，相互赠答的题目。至于上层社会的人物，特别是军人，他们是干脆带上姨太太，在自己建造的别墅，或占据一定的公共场所，大‘消’其‘夏’。月明之夜，他们是‘开琼筵以坐花，飞羽觞而醉月。’女人的嬉笑声，老爷的哈叱声，与夫役们的急步声相应和。益以游人的谈话声、蚊声、拍扇声、小孩的哭声、劳动者的怨语声，使人感想万端。”

如今的新都呢？长江看到：昔日幽静的桂湖之滨，拥挤着许多高声喧嚷而混乱的士兵，由于许久没有发响，不服管束，在此闹事。经打听，这里住了一团被徐向前的红四军击溃、新由江油败退下来的四川军队。

据称，红军占领中坝时，还立了一块石碑，上面镌刻着“平分土地、赤化全川”八个大字。交谈中，士兵们对“平分土地”反应强烈。有的甚至在角落处小声议论：他们都有一种土地革命的强烈愿望，不能再给地主交租交粮！这给长江以极大的启示。

关于土地问题，《大公报》曾刊登过《赤区土地问题》的专栏，在南昌的“剿匪司令部”里，也曾秘密的看过毛泽东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，但这些知识都是间接的，自己没有亲身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